

集部

浮山集卷四

宋 仲并 撰

奏議

蘄州任滿陛對劄子

臣聞聖人之言萬世之法也雖甚愚不肖可以終身服行雖賢且智不可一毫加損臣不佞陛下郿者使臣承乏淮郡陛辭之日告戒丁寧謂邊郡與中州不同且申敕之曰其治貴簡大哉聖人之言乎臨下以簡二帝之

極治居敬行簡先聖之明訓區區焉每事務為煩碎而不求至當之歸則民滋不安事益不濟施之一家且不可況敢施之一州又可施之邊陲乎臣佩服聖訓朝夕在是二年之間雖至蒙陋獲以理去此陛下父母之甚慈訓誨之明效也臣今再望天墀願紬繹貴簡之義復以為陛下獻竊惟淮甸之民自頃離兵革今四十年餘賴陛下仁恩德澤生存長養愛撫備至然臣今視之田萊之荆榛未盡闢閭里之創殘未盡蘇兵息既久而瘡

痏或尚存年豐雖屢而啼號或未免鋤耰耘耨皆僑寄之農夫介冑兵戈皆烏合之士卒市井號為繁富者纔一二郡大縣如江浙一中下縣爾縣邑至為蕭條者僅有四五十家大縣如江浙一小小聚落爾衣食無以自存追胥有所不忍不以至簡臨之其不鳥竄鼠伏捨城邑而他之者鮮矣益仰聖主之明見萬里之外如此臣愚伏望申發德音明諭至意深戒郡縣咸知貴簡之實以牧養小民為先以清心省事為本以勸課農桑為最無

他術也一本於簡夷則民安且樂郡以無事且使聖主一時之言為萬世守邊之法不亦善乎若夫含糊萬事優柔不斷宜速而遲坐失機會當斷而止無意事功詰之則曰吾方貴簡云爾此公議所不與而夫子所謂無乃太簡云者徇名失實去本遠甚人當有受其弊者有一於此伏願聲言其罪必罰無赦以謝斯民取進止

第二劄子

臣聞兼天下之智則智無不燭合天下之謀則謀無不審

帝王端拱一堂而坐照四海舉無遁情用此道也臣竊惟陛下日御便殿躬覽萬幾雖祁寒隆暑曾無息容監司郡守異時門辭而往門見而來如是止矣陛下臨御凡曰分符持節奉命而行與既滿秩而歸皆得從容歷丹陛奉玉音殆旦旦如是臣子之至榮極幸也人人晝度夜思咸欲自奮以裨聖治之萬一豈無芻蕘之言上契冕旒之聽者然人才實難既不能一一盡善往往或不思本職泛論其他迂濶者為落落難合之言不切事

機下焉者瑣瑣碌碌初無深計遠謀殊失聖朝咨訪之本意甚無謂也夫治道之是非邪正聖心固已洞達無遺所欲聞者四方之利害得失爾臣愚欲望睿慈明降詔旨自令監司郡守滿秩而歸各許明言所職與令日所見所聞其利可興其害可除其所之具獘當革其所之具蠹未除一一條陳盡言無諱不尚文詞不貴枝蔓庶幾千慮有補毫分且使羣臣平居舉無他念常存心於職事間思以報上若夫獻納論思講明治道近臣之

任非疎遠所敢知取進止

書

上宰執書

某竊見嘉祐初忠獻韓公為樞密使嘗言國朝機要文字盡在密院歲久散遺蠹朽多所不備請差官於諸房討尋編錄一本進內一本留樞密使廳以備經久之用於是編集自建隆以來以歲月先後事類相從書成上之為千一百六十二册韓又言嘗任河北見祖宗所下

詔令皆契丹未講和以前經武禦戎之事請下本院編錄於時再集端拱以來宣勅劄子為六十卷又熙寧中密院乞將祖宗以來法制所宜施行於久遠者刪取大旨著為畫一及聖政釐革條章以次紀其事曰兵制曰馬政曰邊防曰敵人曰屬國曰城守曰器械曰捕盜曰選材曰責效亦各以事類相從如兵制一門凡招揀屯戍訓練之類皆附見馬其他類此詔以經武要畧為名仍令逐門各留空紙以備書載將來處置事件仰惟祖

宗創業垂統經武禦戎成筭大定昭若日星貽厥孫謀
著在方册垂憲萬世可舉而行宜乎累朝加意編纂常
懼散佚令閱歲滋久不但散遺蠹朽如韓所云蓋殆無
片紙存者其重惟韓所見祖宗詔令皆在契丹未講和
以前又如要畧所列七門皆今日急務與其泛求他人
之議孰若一遵祖宗之詔訓耶欲望就委樞密院官屬
如嘉祐之所編千一百餘册與宣勅劄子六十卷及經
武要畧之書搜訪全編上之御府各以一本留三省及

密院若又自熈寧以後至於今日凡措置邊防兵制等事宜可以附載要畧者亦委令講求編摩次以歲月要在悉備官有替移後來者相續編纂成書使祖宗英畧睿謨與一代成憲粲然復見於今可傳於後實天下幸甚其間有利害切於今日當即施行者令編次官備錄首尾節次申三省樞密院言或可採伏乞鈞慈詳酌施行

原獘録序

務曰雜買場曰雜賣至猥局也官之監臨於此至賤有司也以賤有司而理至猥之局事捄過目前得無笞罵足矣書之於册若奉一大事然豈不陋且愚哉雖然賤有司之意以謂天下之獘自其微者察之則其獘易見凡百有司唯至賤者乃事事親之則其見也審上之人因賤有司所察之微而移以察其大者又因其所見之審而將事事加審焉此録或有取也若止以曰雜買曰

雜賣觀之而已非賤有司意也無庸觀也名曰原弊而私竊敘其意焉

贈筆工序

書不擇筆非至能書則至不能書者也余平生不知書法見筆輒書未嘗敢擇以故筆工精否優劣亦懵然不能等級差次之今日試其人筆則雖予之至不能書亦知其為工知所擇矣

跋

跋蔣頡叔兄弟與其姪宣卿詩

乃知貧賤別更苦吞聲躑躅涕淚零此少陵別其姪勤詩也出守吾家姪殊方此日歡此宴忠州姪詩也嗣宗諸子姪早覺仲容賢舊譜踈懶叔須汝故相攜此皆寄其姪佐詩也每誦其詞見其於猶子勤勤親愛之蓋不啻其子可以見少陵孝友有餘仁厚之至也大師蔣公賡唱二詩其得少陵之心乎唯二父能知龍閣公於少時龍閣公不負二父之知於今日此詩尤可傷也少陵

諸姪其後不皆有聞而龍閣公出入踐更顯名當世過少陵諸姪遠甚亦見二父於猶子中非苟親愛之如此

題吳興沈師所藏米老帖

此老無恙時此帖家家有也今墓木不啻拱矣鑒逢眞主價長千金流落人間者眞太山一毫芒今日見此帖病眼頓醒展玩久之因語冲虛師其亟由間道以歸非余勉同忠恕法當没入也

記

後樂堂記

宣和二年十月敵起清溪入睦入歙入杭蹂十州之地間以兵圍信不克天子為出禁旅付大臣討平之初青谿民阻山為暴吏不得制寖劇部使者不以聞益放兵無所忌至攻府寺畧人民由是東南皆謷時守州令邑者疆比壤連無一人奉尺書為朝廷言者獨信州王君曰敵興篁竹間不旬日其鋒如此勢非可以朝夕破者令不百里俯吾境萬一不戒如吾民何即斥金帛募士

增陴浚湟修戰鬬具按蹊隧所通者二十餘所悉以兵
戍之用通守王侯策起其屬髙志臨付以軍政條便宜
章十餘上且以計策告當路之用事及城守者十二月
敵覆浙東軍張甚項之焚婺源開化屢以兵偪信知有
備引去正月攻江山常山殘之於是縁信境數百里皆
為敵區君居其中部勒諸將益嚴與王髙二侯戮力締
謀屯韓巖以扞開化屯館頭以扞常山屯竹嶴以扞江
山率深溝固壘日揚兵境上為不可測者獨柳家都不

為備匿精甲數里間志臨以親兵仆旗鼓躡其後敵果虞三伐之衆不敢犯二月既入衢則鼓行寇柳家都營險峙粮益毆人為兵欲必舉信初以偏師嘗我克之已而盡鋭攻號十萬志臨出奇兵鏖擊果大敗拔營去追奔數十里焚蕩俘馘至不可勝計縛其偽統軍以獻因分其兵為三一自韓巖復開化一自館頭復常山一自柳家都復江山長驅迅卷遂復衢州敵之在他境者皆望風遁去東南以平於是天子下詔曰信州僉斬敵有

功其進職若官殊等通守舜舉亦裨贊之良也増秩次之而以志臨為衢州君與王侯既相與侈上之賜而喜釋於守城之勞也迺築堂二曰示喜曰後樂而書其本末來請其曰天下之事所貴於智者以審於禍福成敗之幾而圖其大者區區一時勝負之功不足議也方敵奮於承平百年之餘民不知兵吏不知守獨君察於幾微慨然以書抵在位者或非笑或怒且排詬之卒之無一不如君策及情見勢屈而向之為吏者方狃於故常

曰吾知謹簿書期會而已吾書生也何以兵為選懦譸張爭為完軀保妻子之計視刈其民如草菅然而無以善之曾未有奉一州六縣無秋毫之失歸報天子如君者而余顧以為區區一時勝負之功者誠以信於江南為四塞地使遂其吞噬之心西摇撫南閩建北擾宣饒則雖磨以歲月未能遽下也唯君以方千里之地屹然於横流奔沸之中扼其吭笞其背使氣奪力殫不能尺寸進卒夷其衆當是時並江循海三路三十餘州皆堅

壁清野倚君為重則君之建立為何如哉是宜天子差功第賞書君令甲而信州之名一日暴於天下則斯堂之以喜樂名者君與信人果得而私哉君通經術長於吏治所至皆可紀始君之至州無十日之羸既二年而鏹腐粒陳以之賞功募士調兵食皆出於此可謂為政知所先後而非偶者可歌也已乃作詩曰惟帝奠治以天為區藐彼南服大江之隅八聖休養狃於丕平有不能馴嘯呼以驚奮厥蝫蝡敢仇王師帝顧在列孰予往

答矯矯禁旅統之公侯舂禡於野旋師麥秋囚獻刑得
第勲策勞孰囿吾圉予其汝褒在列咸啟信為偏壁迺
褒選鋒爰按走集敵屢鬪境引師環之一過鏖擊崩奔
不支坐於城堞扼其三方隣國仰首如川得防帝曰俞
哉唯女之力錫之命書光寵而國愈拜稽手敢揚王休
迺作華屋睇山俯流君在新堂寄適雲杪里民戶歌雜
以嬉笑君在斯堂賔客粥粥間於憂虞起舞相屬民祝
君壽長為父師毋或去我阽於墊危士曰君材維試之

仍如何此州私我賢伯凡厥本標載之民謡來者是式君將在朝我為頌詩繫史之訂匪民之私天子之慶

趙公遺祠記

乾道四年夏五月天子命直龍圖閣趙公守吳郡未踰年訟理政平郡以無事民所願欲不請而獲明年四月祠故侯趙公從民望也先是建炎三年趙公來臨此邦於時敵人南侵環千里之地兵氣四合東西數大藩戎馬奔軼所過輒下或挈老稚空城邑去之公初至慨然

言曰朝廷所以列方面置牧守豈適爲平時計哉亦惟一旦緩急免斯民於阽危爾掊城池言曰吾知死所矣姑盡吾備焉不濟死未晚也已而敵勢日張鄰郡之民或走險阻以自固邦人請於公公曰非計也湖水鄉爾我能往寇亦能往將安避迺躬率將士戮力乘城艱難辛苦同之天寒日晏士卒未食不敢食中夜以興疾風暴雨不避人皆感勵願以死守禁旅數十輩詣公言曰敵至矣人人願爲戰詰朝盡授甲公曰敵去我遠近我

豈不知之須爾曹告耶且爾曹豈眞有戰心哉一旦懷
甲出入小則驚里閭甚則刼太守以起亂爾然必欲擾
城邑亦安用甲為公折其謀逡巡而退敵勢益迫公號
令益精明衆恃以無恐頒闔門二百指言曰守土吾職
也不敢顧其家敵來吾以身先之爾曹同一死爾他郡
間有嬰城自守者往往屏息偷生一夫揺手衆皆惶怖
敵未至民已困且獘公從容暇豫無異平時城闉早啟
晏閑民得自如初不知敵人在吾境也或謂敵且浮舟

而來公迺厚募没人水行以鑿敵艦誅巨木沉廢舟以絕間道短衣毀服出入民間民之利害纎悉得聞民有負薪及門門卒難之因留不與公聞呼門卒痛懲之且謂曰一束薪細事爾平時强取於民猶不可今何時耶豪强斂手一毫無犯公倉卒遭變迺應之從容智畧輻輳雖平時出入兵間者自以為不及也事甫定公遽罷去命下之日居人如將去父母攀戀涕泣思所以挽公者百計御史以民言告於上詔還公於郡又數月而竟

去嗟乎敵人踰河及汴自汴及淮自淮及江連江浙十數郡地方數千里若涉無人之境武夫悍卒莫敢嬰其鋒卒無一人保土疆人民為朝廷報志士仁人顧嘗念此是為兵不足用民不足守亦城池不足恃以固耶今湖蕞爾邦且沮洳地也無蚍蜉螘子之援公獨以此抗方張不測之敵左支右吾卒以無事至今為樂土華屋塡城耕桑四墅歲時士女遊觀軒蓋遮道不知出於兵革之餘也謂兵不足用民不足守城池不足恃亦陋矣

民去公愈久而念之愈無窮每裴回溪上顧瞻太息焄蒿悽愴如將見之私相謂曰微趙公之賜不及此然廟貌不設無以揭虔妥靈而寫予思且今耳目所熟公之功不可掩已他日傳聞異辭謂全活吾民者公耶其誰耶告於郡屢矣今使君之來順民之心一請而從之初欲祠公於慈感精舍曰是浮屠氏之居豈足延公惟唐魯郡顔公之祠英風義氣凜凜如生邦人奉事唯謹虛祠之東偏埋若有待盍以是寓公之祠衆曰宜哉即日

迎公像於堂邦人踴躍駢觀儼然望公峩冠正笏若揖麾於一堂之上攘却彊敵於談笑間也使君屬某記其本末以無陋辭不獲迺取鄉人之言一二載之為迎享送神之詩併刋之於石使邦人歌以祀公公諱子璘少年登進士第吏能精敏所至有聲蓋神明之胄云公逵其字也辭曰桂楫兮蘭舟望我公兮中流環四山兮暮雲合倏何之兮不我留百堵兮千室公手拊摩兮德無極脫我兵氛兮遺黍稷弁維峰兮茗之水山與高兮澤

瀰瀰來遊兮溪濵歌舞兮吾民坎坎兮擊缶雜肴羞兮奉卮酒薦芬芳兮籩豆靜好侯歸來兮不嚬以笑時節烝嘗兮無我民違民卮與安兮今豈忘之廚初懷兮幾時匪今侯兮疇慰我思凜凜乎英風越異世而同宮佑城郛兮益無已貽今侯兮壽多祉

贊

黄夫人傳神贊

氣冲而醇神湛而凝淑範徽聲宜宗姻而瑞家庭在子

若孫克孝以寧仙氣餘韻寄此丹青傳千萬祀尚想見其儀形

行狀

故左朝請大夫權發遣撫州莊公行狀

公諱安常字子尚其先出維揚後徙常之宜興至公三世矣世以儒術長者著稱鄉閭自僖簡公以道德文學被遇徽考敭歷中外為時名臣莊氏之門益大公少簡重既長乃獨彊敏於學偕其昆季有聲庠序間僖簡既

通顯得任子次且及公公不以門閥自俢益攻苦為文
試有司卒居髙等遂擢政和二年上舍第時僖簡方持
使者節於外第名之日徽考臨軒知公僖簡子顧輔臣
曰此莊徽子也容止甚似其父由是輔臣知徽考故不
忘僖簡即日自兩浙轉運使台還公亦亟被選擢列於
學官公初以黄甲授青州益都縣主簿未赴改監惠民
藥局又改廣親宅宗子學正二年為太學録又二年為
博士時外制簡嚴不輕褒予公之遷博士也獨盛稱學

行之美既試可觀且曰賢關養士衆建師儒兹焉有稱朕必因任蓋公之遷用士大夫之望如此公自初聲名籍籍既為成均先生士之執經請業者相屬皆得所未聞又嚴憚公不敢為纎芥非義終歲所隷弟子貢升合選者比他博士所隷為多亦常無一人附麗於罰者有司奏課稱最衆人趨競權門美官顯秩如意而得公獨蕭然與諸生商畧經旨以奬進後輩為已任期不負所職而已同列聲名出公下者反超擢光顯無虚月姻故

皆盛言撼公公曾不少貶方力匄補外踰年改秩提舉
京西南路學士丁僖簡憂服除權發遣南劒州鋤彊植
弱倒屣寒士賦徭以時人便安之時宣和八年也會中
原俶擾詔起諸路勤王之師南劒與福為脣齒邦福又
帥藩也一旦調發徒以犒勞小不如意羣卒嘯呼為亂
守臣朝廷近侍也死焉一路騷然使者睨不敢制加厚
其粮糧金繒苟欲趣之去境上爾公面折諸使者又移
書誚曰京師有急待勤王之兵至此甫受甲也而敢戕

其帥尚可責以援王室耶且此不除他郡效尤或響應滋煽亂爾使者忍視此耶不聽敵益張甚道南剱盛旂鼓金甲頓城下肆為惡語居人惴懼至欲挈老稚去之公先敵之來陰為戰守計蓋甚密邦人未之知也敵至幾月果分毫無所得則皆反虞公追襲之不敢進其徒使來告曰衆畏公威已相戒秋毫不犯福州者具長具營其卒共二十人願執之以示悔且乞假道絛屬欲勿許公曰非諸公所知也吾有備矣且脅從何罪衆果縛

致二十人者公會僚屬於溪上受之餘黨望公逡巡無譁絶溪而北郡以帖然其後朝廷用公之請誅此二十人者餘皆釋不問解印之日郡人既不忍去公又後太守到郡纔三日丁内艱會建安兵變建於南劒亦鄰邦也邦人又大恐相與謀曰前日福州之兵窺伺吾城郛微莊使君吾屬無噍類矣今建亂而吾郡適無守將得莊使君庶幾復活我衆乃列公前日城守狀告於部使者乞留公使者交檄公不得已復視事又三月建安之寇

平即日去郡使者以功最聞於朝公曰職當爾耳邀功豈吾心耶南劒誦公至今焉權發遣處州處於浙東郡小而僻公至惇尚愷悌攘剔奬蠧時方大旱公至則雨民歌謠之亦且安公矣未數月主管台州崇道觀閲三年除權發遣撫州未行復請祠於是主崇道祠者三請凡八年遂致仕子璹為金壇令迎公之官以紹興十六年十二月已亥終於金壇之官舍享年七十有五累官自將仕郎凡十遷為左朝請大夫初室宜人張氏早卒

繼宜人石氏亦先公十三年卒六男子長則璹也右宣
教郎知鎮江府金壇縣事次琯前監潭州南嶽廟璵婺
州蘭溪縣主簿皆右迪功郎玠瑾璠皆將仕郎四女長
歸承務郎蔣慶祖而卒次歸左奉議郎仲某次歸右從
政郎新淮東總領錢糧所准備差遣王直諒季尚幼孫
男女四人公天資髙明出人遠甚初不爲過中驚世之
行然其所蹈履人亦不能及也覃思經術議論多得世
儒之所未到晚年視聽不衰亦未嘗一日捨書不觀待

宗族姻黨禮稱其情不以勢利為厚薄踈戚與人交久而益親初不為世俗詡詡相說後亦無反眼而絕也唯於小人平居為不善者言之至切齒然以非意來卒含容銷去之不唯不怒而已端居深念不妄發一語士有質疑請益者言皆會理不為枝蔓斷斷乎如稻粱可以療饑也自南劒歸不出里閭者累年守處又不數月而歸奉祠之請至於三四異時流輩登禁近聲聞烜赫與親姻之勢力可以援公者不少公視之曾不一介意亦

不以相汲引望人視諸子日自進於學則喜見色辭戒家人婦女勿以家事毫髮攖其志訓諸子以行己立身之要則曰某事古人所以為也可為某事古人不為也不可為反復再三必諸子心受神聽而後已故諸子皆知學問源流言行亹亹有家法出而仕者守官箴有廉直稱云鄉飲酒禮行縣令以鄉人之意奉公為鄉老諸子衣冠粲然侍側鄉人夸焉故竊覸公之出處平生而益知至誠之道可恃而終身也公嘗自謂平日事親事

君居官臨民處鄉邑誨子弟與存心養性以事天者唯一誠字無他術也然公初不為表暴以求信於人以祈報於天也而其侍僖簡則為令子弟僖簡愛焉遊場屋則為材進士士子推焉在太學則為名師儒後學宗焉臨两郡則為良太守郡邑安焉退而家居則為鄉先生為賢父兄人人愛重焉而康寧壽考以令德終有子有孫流慶未艾天之所以惠貺公者又如此誠之不可揜也於公豈不益信哉金壇與諸弟將以十七年三月乙

亥奉公之柩合葬於宜興君山鄉紫花塢石氏宜人之墓遵治命也則相與屬其泣且言曰先大夫窀穸有期唯行治不可不書請以屬子某再辭不能則再泣曰知先大夫莫如子詳其度不得辭亦泣曰知公詳則信莫如某於是狀公之世與官次躬行閥閱如右若銘鑱諸幽垂信後世則以竢立言之君子

墓誌

夫人陳氏墓銘

某年某月某甲子江都仲某始以某州某縣某鄉某原葬其配陳氏者乃泣叙而銘之夫人先世居建業當五季之亂徙毗陵後為毗陵人曾大父光榮故不仕大父延祐與其昆弟勤力起家閨門輯睦閭言不聞於外與人約不踰時頃閭里信之雖潛晦未仕而東南稱陳氏與世族巨室等勉其子弟業儒聞名士賢大夫學禮幣使其子弟從之游夫人皇考與猶子棠偕遊庠序課試先諸生不幸年四十而没夫人諱某字靜婉生三歲喪

其母夫人顧氏後八年皇考又即世良慕終其身不衰平居容止甚飭凡組繡女工之事有所業不盡其藝不止事一歷耳輒記不忘事諸父如其皇考事諸母如其母夫人諸父諸母亦愛之如己生待儕輩和而有禮未嘗失辭色御婢妾不怒而嚴人人畏愛不敢侮亦不忍欺年十八歸仲氏予時轉徙衣食故窶狹夫人素富家為予條畫生業若久於予家者家公見之曰吾為有婦矣予每行役夫人為治饘橐甚具或未旦支枕呼婢子

丁寧口授數四已又起視之曰如是吾心始安焉既就道絺絮寒燠無失宜肴核脯醢隨所求輒具予遊道路如歸家聞鄉閭婦有毀節者歎息再三曰獨無死乎後每言之必為之蹙額不樂金人連犯淮甸謂予曰敵來緩急不相救子奉吾舅行吾不足累子也誓守吾志踐吾言爾某人為某氏婦撫前人之子異已子又歎息語余曰為人母當如是邪恨馮君無出耳馮君蓋予初室也夫人歸予之明年生一女喜且謂曰吾緣薄是女子

亦當藉浮屠法保持之名之如比邱尼云予後因夫人之
意取浮屠語名之曰靈湛又明年生男子曰存誠生二
十六日而夫人不起實紹興四年十月丙寅宗族無內
外長少哭之皆過悲初夫人之姑適高氏無子既寡兄
弟迎致之家自夫人之幼拊鞠必躬長又訓飭成就之
夫人思報之亦無不盡聞夫人之喪哀慼過甚為之不
饘粥者累日曰奈何奪吾孝女平時雖他人亦以為慈
母孝女非特姑姪也棠與予為同年進士中乙科今為

衢州州學教授視夫人如同氣云夫人少孤多難嫁未再歲年甫二十而終嗟乎世孰有如夫人者予念夫人未嘗不惕然心悸泣然涕下而恍然若猶未隔世也非銘何以泄予思銘曰所襲之長兮所佩之芳兮有女在膝兒卧旁兮百年幾何掩晨光兮琅玕其音昌日忘兮清芳不墜鐫銘章兮噫天與人勿壞勿傷夫人之藏兮

祭文

祭泰伯至德廟文

古者時乎旱澇即明神而禱焉禮也後世淫巫瞽史與凡不經之說非但不足以格神休固亦瀆威甚矣今吳郡之人不謁於他祠而唯神之謁神亦慰民之望徇其求起盈疇之禾於垂成之日解連朝之雨於指顧之間夫豈人力然哉可謂至德也已蕪辭薄奠姑見誠心無得而稱尚何以報

祭社祈晴文

奉天子之命有民有社使里閭無愁嘆之聲者吏也司

上帝之澤時雨時暘使田萊無饑饉之傷者神也故或

雨暘之差率焉有禱則吏惟神之求念此社之重卒從

其欲則神惟吏之應今既足之雨賴神而霽垂成之稼

因霽而蘇民既蒙休吏亦寬責奉兹酒醴聊告誠心佑

我城郛無有内外

祭五龍文

升膚寸之雲不崇朝而雨天下非神龍之力也歟然民

之望乎雨也亦志於足而已姑蘇為郡帶江接湖一雨

滂沱四野瀰漫夏潦而禱無歲無之今多稼垂成復以病告慰民之望雲霧旋披瞻彼甫田孰非神力上下霄漢飛潛自如尚鑒民言時暘時雨

祭李尚書若水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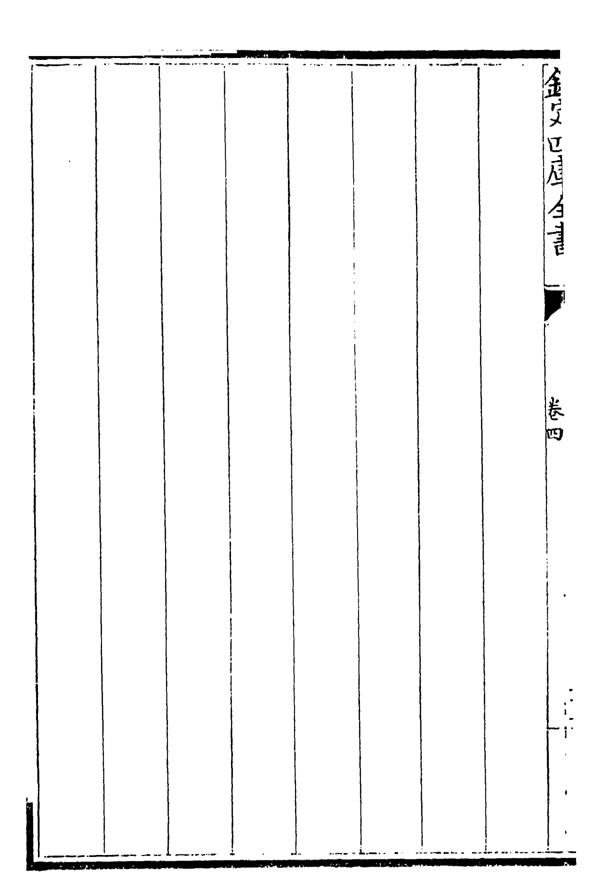
維建炎元年歳次丁未九月戊子朔二十日丁未江都仲淇謹以清酌之奠致祭於故兵部侍郎贈觀文殿學士李公之靈嗚呼良哉士有一善聞於鄉閭而能自殊於流俗則雖萬世之下猶或誦之況乎當大事而忠亮

可觀臨生死而志氣不移使遐陬僻壤知中國之有臣而天下之識與不識莫不感涕而嗟咨後世固將聞是風而興起而其也幸此生之同時嗚呼哀哉甲辰之夏始得公之姓名文字觀其吐辭抗論豪健瑰奇雍容正道排斥他岐固已私自欣忭知夫去聖雖遠而斯文之未喪及天子命公典教太學則又舉手而為多士賀知後學之有師雖博聞彊識謂當模範於學者而偉材碩德固宜登廊廟而為天子之倚毗乙巳之冬外寇猖獗

禍興邊陲上皇内禪而得聖子登崇元凱放黜窮竒有志之士交口相賀謂宗社自是永固而彊寇可以鞭笞丙午之秋公自儒官出使邊庭天下又知忠義之可仗而狂童之易治奈何斯民寡祜而國勢至於中微赫赫中國累聖重熙巍巍堯舜蹇蹇臯夔蕞爾小邦再抵京闕而堂堂百雉之城遽及夫顛危嗚呼痛哉敵人嗜利無厭茍可以肆其彊暴者夫何懼而不為在廷之臣相傾駭愕坐視依違者固何足道而或歸命異姓又自以

為權宜禮義廉恥之風掃地盡矣而遠方之視中國將有秦無人之疑非公叱悍悖而奪之氣視死如歸則夫萬世之下孰知中國有眞主而時之不幸以及於斯公之歿矣明主嗣興天命未改斯民謳歌而樂推海内傾心以望太平者實指日以期首加卹典褒崇大節追榮秘殿而賻贈有加者葢幸公之或知嗚呼哀哉公有尊主之心而位不及於公相公有濟時之志而福未及於黔黎炯炯忠烈諤諤端方而遽逢此百罹歿為明神以

遂剛毅敢為之氣以陰相我宋之中興者非公而誰今歲之九月公之喪始至江都而其也竊伏淮瀕盖嘗聞風而膽思惟盛德之事卓絶竒偉而顧自忘其駑蹇庶十駕之可追百身莫贖徒有感於私心罔知涕淚之漣洏式奉清酌寫哀以辭公其舉觴而鑒兹嗚呼哀哉尚饗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浮山集卷五至七

詳校官庶吉士臣柳邁祖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謄錄貢生臣劉錫珪

謄錄監生臣黃綸

欽定四庫全書

浮山集卷五

宋 仲并 撰

表

天中節賀表

千秋上唐宗之鑑誕節載臨萬年稱漢殿之觴忱誠並奏懽均率土望極層霄恭惟皇帝陛下剛健法天聰明冠古祖功宗德益增九廟之輝主聖臣賢相會一堂之上鴻雁昔勤於還定鳧鷖今享於盈成無疆惟休有秩

斯祜臣祇膺恩綍叨奉守符聞道路之歡呼望闕庭而
頌祝卜年卜世遠踰周歷之期爲春爲秋俯陋莊椿之
算

賀皇太后還闕表

王化復行永輯重熙之緒天休允荅聳觀長樂之還咸
事無前歡聲相告恭惟皇太后徽音是嗣懿德惟行早
開甲觀之祥基圖有永歸就東朝之養壽考無疆恭惟
皇帝陛下誠懋格天孝深愛日垂裳而治終承戲綵之

娛當饋永懷無俟含羹之獻方業業兢兢乎再造茲融融洩洩之重歡聖德何加令聞不已臣叨榮滋久竊忭爲深班列辟以稱觴阻趨漢殿均黎民而擊壤增想堯天宗社之休乾坤何極

蘄州到任謝表

天陛深嚴已誤對揚之寵淮邦安便更叨臨遣之華懼不克勝凜無所措臣某中謝伏念臣材惟駑鈍分合羈棲平生憂患之困仍晚歲塵埃之汩沒少習徒在固自

鄙其雕蟲壯志無成或共憐於畫虎雖世路三戰之皆北而此心萬折之必東巢林不過一枝姑安素分伏櫪志在千里未泯壯圖頃備數於有司獲盡言於當宁粗陳時弊偶契宸衷華衮一字之褒皂囊盈千慮之得罪實多於擢髮豈易湔除疵不待於吹毛曲蒙涵貸起於祠館付以邊城于淮之濱素稱樂土遡江而上不隔幾程荷恩實深指心圖報已涉近境即布上恩問所疾苦如何且令閭里安否有欲糾合鄉社以備他盜者臣

則分之飲食諭以協心有能服勤耒耜以務農功者臣則犒之酒漿勉其戮力告以天子既仁且聖於生靈務在矜憐信哉斯民至愚而神聞臣言莫不鼓舞每事不擾無令橫吏及其門有寃即言無使豪宗肆其暴要令五縣常若一家使臣得竭其愚撫躬自知其幸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仁如天地英紹祖宗一視四海之黎民寧分於遠邇思得兩漢之循吏或求之賤微顧如愚臣上辜聖世心非木石豈不知扙拭之深恩若邱山唯自誓

廪捐以報償有一毫之補寧甘百謫其身感極涕零慙深汗浹使愚使過實僥倖而得之于蕃于宣期亟勉以稱此庶幾贖過無重速辜然臣視彼田疇籍之圖牒户以口計昔爲十有二萬今主客之數不過二萬是猶十分之一田以頃計昔亦十有二萬今耕鑿之數僅踰三千是爲百分之三市井之間居民未復郊野之外人跡猶稀臣謹招集流離俾還故業銷除愁嘆俾樂聖時唯節用可以豐財臣當鐫俸廪之大過唯清心可以省事

臣當戒宴飲之不時吹虀未及噬臍既往事有利於民而便於俗臣當夕以思而朝以行去國雖遥敬想天威之咫尺其治貴簡悉遵聖訓之丁寧誦堯之言服膺無斁

代謝郊祀加食邑三百户表

蕆禮對天曾豆籩之莫預疏恩加地尚簪履之弗遺詎獲懇辭肆聞成命中謝伏念臣壯心彫落多病侵陵歸故國之邱園稍休暮景奉真祠之香火仰酬大恩屬三

歳之親祠苑多儀之久廢天地昭格祖宗宴娭望極圜丘想靈脐之來下恩沾衡宇仰睿澤之旁流久矣投閒恍焉拜命雖附劇於驁𩦲抃初莫效於駿奔方業茂少康不失配天之舊顧功慚仲叔猥蒙與邑之多固避無從祗承有靦此葢伏遇皇帝陛下受天全付躋世大安孝允格於神明誠克參於高厚卜年卜世符三代有道之長饗帝饗親嘉四海以職來祭迎景貺於至日敷龎禧於普天誕錫綸音增加井賦既欣逢於盛世又竊冐於

殊恩歌詩十九章莫述無前之蹟邑人三百户終懷非據之憂溝壑未填涓埃是效

代謝郊祀加恩表

薦奏上儀肅將宗祀猥被便蕃之寵曾微顯相之勞竊以一精二純間三歲圜丘之祀九階五室參四阿重屋之規斷于淵衷昭我烈考欝精禋之交格紛戩穀之具來顧何力焉有如臣者乃躐登於侯社仍增多於井田此葢伏遇皇帝陛下游舜巖廊美禹黻冕宅中圖大方

以四海為家嚴父配天茂對三靈之貺舉國舊典加恩具臣微效豆籩以均敷於神祉遠思籌策當益贊於聖謨

代辭免郊祀加恩表

均錫神釐誕揚制綍雖頒恩率土無遠弗霑而拜命自天非宜爲懼伏念臣猥由凡瑣進冒寵榮曾何效於絲毫徒自嗟於駑蹇海寓際千齡之運郊丘親三歲之祠而臣竊食殊庭養痾近郡於穆清廟阻陪多士於駿奔

爰熙紫壇徒想千童之羅舞敢陪邑采晊曜衡茅等三事大夫以疏榮豈四姓小侯之敢望殆措躬之無所顧何力之有焉非不貪榮念無以稱伏望加憐誠悃亟寢誤恩如微臣得邑已多況平時於國何補貳公峻秩久懷負且乘之羞萬户錫封當重器與名之假

代謝給事中表

代言罔功已玷綸闈之選疏恩踰分更叨瑣闥之除人曰次遷臣慙虛授中謝竊以侍從之貴特異常僚封駮

之司典聞有政伏自比年而降率由西掖而升亦惟爾
位靖共不犯擅權之誚庶幾乃心啟沃無慙抵敎之風
伏念臣夙誤聖知洊塵華貫擢從載筆俾與贊書思若
湧泉莫想前聞之彷彿信如皦日願裨聖治之毫分念
衆賢和則萬物和方朝廷正而百官正典司獻納務協
寅恭災遽乘於滿盈疾未瘳於瞑眩酬恩無地榮但懷
於晝歸錫命自天寵更叨於夕拜若爲仰稱彌懼疾顛
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孝格神明誠通高厚眷近侍清華

之地矜一介遲暮之蹤聖德無加已成洩洩融融之樂臣力何有莫追灝灝噩噩之書方右省之冒居惟左遷之乃稱翔疲曳阻趨于文石尚褒陞進列於黃扉避極循牆懼之回天之力感深銘骨彌傾就日之心臣敢不尚厲壯圖仰銜洪造既曰有事於殿内豈容無益於縣官久矣負薪滋殊恩之未替期於結草誓初志於弗移

代鎮江守臣到任謝表

帶漢沔之雙流初辭重鎮環江山之四面復玷名藩自

憐華髮之侵莫稱朱轓之寵非材之懼易地惟均中謝伏念臣猥以凡庸起從疎遠事君不敢有已姑自竭於駑疲居官無以踰人竟何裨於毫髮備煩使於數郡受殊知於九重恩榮每溢於望初顛躓率由於寵過屬兩淮兵戈之後起孤蹤草野之中初持帥鉞於淝水之濱旋易守麾於浙江之右沿流而下坐席未温懷綬甫來豈微勞之敢憚彈章遽上駭公議之不容養痾俾便於家居起廢洊膺於郡寄方欣暮景覩德化於須臾更造

昕朝瞻威顔於咫尺凡曩者風波之騰沸荷昭然天日之照臨聖訓丁寧恩衷感勵毎懐赤壁嗟無補於上流敢謂朱方乃再叨於近地視蔭有幾自顧衰殘棄甲復來寧無訕笑此葢伏遇皇帝陛下聰明冠古英斷自天燭萬事之幾微憫羣元之疾苦緝熙政紀將與三代以同風勤恤民編無俾一夫之失所遴擇循良之吏猥及幺麽之臣方人言悉疏其愆尤姑從薄罰賴天度深知其愚戇復畀舊符臣敢不勉思今日之當為深懲疇昔

之未至惟奉法可以責吏惟當用可以愛人擊檝渡江莫遂有爲之志傾葵向日終酬未報之恩

代平江守臣到任謝表

臥十年之蓬蓽賜覲丹墀假千里之麾符升聯左棘宣恩閶闔境拜命層霄中謝伏念臣猥以凡材叨塵膴仕際千齡之運每誤沐於宸恩保百乘之家惟勉承於祖烈實緊全度寖齒近班解重寄於玉麟尋勝緣於琳館念望雲而就日徒切心馳荷包荒而匿瑕曲憐肺附比趨

朝宁仰戴宸恩顧惟麋鹿之姿久棲田野復綴鵷鸞之
列忼對軒墀首叨需宴之慈旋拜晉蕃之錫敢圖綸制
吏竊輔藩惟茂苑長洲在三都素稱於重地而清香晝
戟由有唐悉用於名流頃兵火之涔吏尚瘡痍之未復
如臣僑寄之久習熟其風當舟車之要衝亦冠蓋之淵
藪農疇在望無復佩犢而帶牛民俗相諳不待問羊而
知馬夫何踰分乃爾冒居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禮遇臣
鄰仁霑黎庶增光祖廟已濟業於中興軫念侯方尚擇

人而共理念臣侍清光之有素察臣資愚蠢而靡他縱無赫赫之名猶謹恂恂之守特選眷渥俾撫凋殘臣敢不佩聖訓之丁寧法前人之愷悌夙宵鞭策圖報効於萬分左右規繩謹遵承於三尺使斯民皆安於閭里乃愚臣無負於邦家

代郡守到任謝表

持節觀風已誤轉輸之役剖符宣化遽臨浩穰之區荷寵渥以優加顧名實之匪稱驚榮罔措固謝莫遑中謝

伏念臣狷直無庸迂疎有素聞詩聞禮徒佩過庭之言
爲箕爲裘已愧克家之義侵尋末路俯仰半生晚依日
月之光獲際風雲之會脫抱關擊柝之冗豈初心之敢
期專飛芻輓粟之權仰宸恩之過厚每念人言之可畏
常思自效以投閒夫何僥倖之深復預使令之數湖山
清遠本近臣撫鎮之邦宮闕深嚴當萬騎來臨之日重
以民繁而物阜豈堪力薄而效疎惟厚德可以鎮浮惟
偉才可以治劇顧茲兩者未有一焉徒就力以懷慙欲

辭難而莫可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聖明普照天度并容整七萃而省方勵百僚而圖治謂臣馳驅已久庶幾粗曉夫民情知臣愚戇無他或能致勤於國事就加委寄罔間疎微臣敢不益究忱誠仰酬睿眷布寬大之澤當令百姓之少安嚴發擿之科尚覬一方之無事

代淮郡守臣到任謝表

呻吟道路歸竊禄於外祠屏伏田廬起分符於近郡時惟自省未獲所安祗役云初酬恩何有伏念臣技能譾

薄志念凋殘遺子一經已墜箕裘之緒及親三釜莫追菽水之歡荷清朝簡記之不遺顧平生超踰之已甚奉使亡狀抑常典而用輕閱日幾何先衆人而起廢所願叱馭驅車而往敢辭捫參歷井之難亦既署行不忘夙駕僅踰月而爲杭葦之役未半塗而有負薪之憂義激孤衷猶欲遡流而上恩需九死遽令改轍而東親藥石以全螻蟻之生續饘糜而紓糟糠之迫歸掃先臣之墓自分終焉復綰郡守之章豈念及此迂踈奚稱微賤莫

辭封疆雖盡於淮壖井邑實連於江滸舟車所會襄稱六路之衝兵火未蘇今猶十室而五自以苟生緊撫摩之澤晏然無愁痛歎息之聲臣獨何能唯知不擾此葢伏遇皇帝陛下日明旁燭天大幷容謂共理實難於全才乃兼收俯及於一介免於大譴大訶之域已戴隆寬察其欲安欲逸之情本縁衰病稍加驅策亦不棄捐使之循分以知榮庶其悉心以知勉臣敢不欽奉恤民之令益堅報國之心一日暴而十寒恐自荒於素志昔者

疾而今愈敢有愛於微軀當效涓埃仰酬雨露

浮山集卷六

宋 仲并 撰

表

代謝賜御書石刻表

祥光下矚遥瞻雲漢之章寶刻肆頒頓改江山之觀超軼往古模範來今拜賜馳心開編溢目竊惟國家方太平之日治格彌文帝王當萬幾之閒書成肆筆魚躍龍騰之既遠煙霏雲卷之何覩斷簡殘編寖多湮没舒牋

點翰舉之師承仰宸畫之一新掩前聞而盡廢與唐虞三代而並駕方萬邦共惟帝臣陋鍾張二王之遺蹤乃八體皆登神品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聖由天縱德懋日新聲和氣和恭己嚴廊之上心正筆正留神翰墨之間細書遠邁於漢光大字羞稱夫宋武刻金石而垂久槩日月以並明臣猥奉守符欣逢盛舉藏之泮水倍增儒道之光輝副在名山當有神物之持護

代謝賜御書御製文宣王及七十二子贊表

像列羣英夙配春秋之祀賛揚遺範共歆旦暮之逢奉
奎畫以珍藏徧黌宮而忭躍中謝洪惟宣聖挺生魯邦
謂文王既沒文不在兹乎惟考父之生後將有達者麒
麟之於走獸出其類也距今千數百年蜾蠃之祝螟蛉
久則肖之偉兹七十二子傳之歷代奉以至誠立賛圖
形創自開元之制議名廣禮備存章聖之規至若高弟
之流止命近臣之述惟明主萬幾之餘暇非夫子六藝
而不覿嘉乃芬芳寵之華藻生也不遇徒相從陳蔡之間

沒有餘榮乃共際唐虞之盛恭惟皇帝陛下睦鄰偃武稽古右文玉振金聲逺同符於將聖肩摩袂屬例光賁其門人念曲阜石壁之久湮尚緇林杏壇之可想灑潤幽潛之下濡毫蠖濩之中煥乎有文昭若揭日宮商迹奏恍如韶樂之闋琬琰一新復見河圖之出邈矣終古起於九原臣竊守邦欣逢盛事謹百拜而登受聳觀目以榮觀爲章于天樂祥光之下矚未墜於地蔚聖道之重興

代平江守謝賜府第表

詔移清蹕將臨江左之上游恩畀黃堂益壯吳中之都會湖山改觀井邑增輝竊惟泰伯之舊封尚想延陵之遺烈郊遂俯連於震澤川浸旁接於具區雄麗相夸臺豈遊於麋鹿風流未墜館或帶於虹蜺更興替於千年際盛明於今日惟明主龍飛而御極屬羣黎蟻附而傾心露蓋省方見車馬羽旄而咸喜宵衣圖治無池臺苑囿之是營驟拜絲綸寵還藩翰雕欒鏤楶顧何取僭父

之言盡戢清香乃遽踐詩人之勝比葢伏遇皇帝陛下
天臨寰宇子惠臣工乃寢乃興行考周王之室克勤克
儉毎卑夏后之宫慰閭境之謳吟憐守臣之僑寓撫躬
重拜循分載驚仰體宸眷之優隆因悟聖圖之廣大葢
玉京未靖焉能鬱鬱而定居然主賓苟安豈識潭潭之
若此云何報稱姑誓糜捐

代淮西守臣到任謝表

朱轓皂葢之寵猥及非材息烽卧鼓之秋廓然無事叨

恩已甚尸祿為慙伏念臣家至寒微性尤固滯惓惓畎
畝每傾葵藿之心碌碌蓬蒿安知鴻鵠之志運逢千載
好結兩朝偃革櫜弓一洗風塵之警攀鱗附翼猥容螻
蟻之微脫身刀筆之中厠跡簪纓之後佐六條於淅水
總五市於海陬備歷險艱洊叨顩廩無功而食方感天
荷聖於窮簷不次之恩遽共理承流於名郡邊陲寧謐
訟牒簡疎四野豐登一家飽煖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增
光基緒總攬權綱察羣下之正邪示至公而黜陟帝堯

則天為大愚智並容文王視民如傷邇遐一體欲黎元之不擾知戇直之無他加過分之恩榮使悉心於撫字臣敢不深惟僥冒自力駑疲當令蕭條閭里之閒咸蒙廣大朝廷之澤江山雖遠日月何不照臨民社非輕塵露或容補報

代南安軍守臣到任謝表

再畀民社祗荷宸恩首領詔條申諭郡境初無已試之效甦非共理之良伏念臣材學空疎性資椎魯早憑世

糸濫綴官聯筆楚塵埃脱迹判司之冗簿書期會悉心
俗吏之為逢盛世之清明極微生之僥倖積勞吏考假
寵州麾雖云去國之遥正念於民為近干戈久戢謳聽
康衢之謡年穀屢登自絶鉆箭之訟如臣何有逦爾叨
居此盖伏遇皇帝陛下孝格神明誠參高厚均一人有
慶之澤垂萬世無疆之休扶漢業以中興增輝九廟暢
堯仁而廣運加惠羣方天日所臨嶺嶠奚遠臣敢不誓
酬洪造勉竭駑材郡以南名敢有適南溟之望星猶北

拱豈忘馳北闕之心

代建康守謝降詔不允再乞致仕表

餘生垂盡漉危懇而叩閽睿眷深隆涣殊恩而出綍俞音尚閟賤分奚安中謝伏念臣涉世多艱賦資極陋甘從州縣塵勞之役誤登侍從獻納之班居然樗櫟庸材豈堪收用已矣桑榆暮景更迫衰殘承乏帥藩典司宫鑰謂當一面長江之守庶寛九重側席之憂豈期疾疢相仍筋骸頓憊縱未歸於鬼録寧無慊於官箴疊上囊

封期遂掛冠之請游頒綸誥尚憐墜履之餘伏讀再三撫存曲折激懦衷而增感起哀病以知榮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大度並容至仁善貸赦其仰干旒扆屢陳告老之言謂其尚玷藩維責以承流之效特紆一札增耀十連而臣上負恩私惟知感涕念咎之若此顧喘息之僅存卧而治之雖寵寄之彌重耄無能也矧疲瘵之益加尚期從欲之仁俾遂投閒之分

代謝給假還鄉表

戀闕丹心欣奉便朝之對首邱素願獲爲故里之歸加
憐揩枕之餘未使抽簪而去曽無近比積有深慙伏念
臣蹇之資垂老彌鈍斗筲之量既滿必傾惟置散投閒
乃分之宜而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徒叨寵禄良切厚顔
敢懐金馬之昔游尚玷玉麟之重寄筋骸可强雖夙夜
盡瘁而豈辭疾病遽侵自冬春露章而繼請俞音尚閟
召節旋頒初侍昕朝顧効美芹之獻僅踰信宿頓劇負
薪之憂益思納禄以弭災亟荷疏恩而予告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日明旁燭天大兼容原愚惷之本心借寵光於末路荷眷慈之深切惟疾之憂勤詔旨之丁寧何恙不已俾親藥石少愬邱樊臣敢不仰銜異恩退省微分旣餘齡之晩晩復舊學之荒蕪侍講華光終恐莫裨於萬一掛冠神武尚期得可於再三

代辭免轉官表

升文秩之兩階首頒異數瀝愚衷於九陛未賜俞音敢薦瀆於天威冀曲從於人欲伏念臣羈孤賤分叨竊踰

涯荷太上皇之眷知亟升近列仰明天子之臨御獲侍清光慶澤汪洋盛典稀闊千載一遇身獲附於風雲萬歲三呼心益傾於葵藿幸實多矣功何有焉輒布懇辭重勤詔諭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重明麗正懋德建中不惜恩加於左右之臣實欲賞行無内外之間然臣滿盈已甚理必致於疾顛勞效未聞義尤慙於虚授祈乾剛之獨斷回涣號於既行庶叶僉言以安微分

代服闋欲赴朝見表

風木摧心偶追須臾之死雲天矯首行瞻咫尺之威稍
還去幹之魂旋下感恩之涕中謝伏念臣器資凡陋世
緒單微圭竇篳門偶夤緣于感晚弾冠結綬獲僥倖于
仕塗佐麾符于兩州總貨泉于一道叨榮過甚報國未
遑器小而傾禍延所恃扶匶遠從于海嶠荼毒何堪賜
金來自於天閽葵傾彌切巠室方嗟于駒隙丹墀敢望
于鵷行此葢伏遇皇帝陛下大德包荒深仁恤隱孝廣
薰風之奏恩如湛露之施興憐行路之長川浮陸走加

厚匪頒之式生榮死哀致此餘齡偶全今日仰惟篤近舉遠不忘螻蟻之微誓當以孝為忠永竭犬馬之力

代郡守謝傳宣表

澤國承流未著蕃宣之效星軺傳命洊頒温厚之辭仰宸眷之具存激懦衷而增悸伏念臣材乖任重識匪通方荷鯿床之誤知入塵二府叨朱轓之重寄出殿三州志大徒勞性疏自與毫髮未聞于補報私忱寧免于怨尤懷故國而就閑屢伸危懇假便藩而承乏姑竭駑材

周旋郡舍之幾時絡繹使車之及境温言甚寵重拜知榮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天大無容日明旁燭憐簪履之舊物久玷寵光録屏翰之微勞曲加體貌臣敢不誓堅晚節益勵壯圖雖撫字為勞未有及民之善政而眷私若此敢忘致主之初心

代建康守臣除在京宫觀侍讀謝表

守符留鑰方退謝於不能祠館經帷迺進叨於非據是謂辭榮而益寵屬兹抱疾之有加渙汗莫回震驚罔措

伏念臣桑榆迫暮蒲柳先秋幼所學而壯行愚無可紀老將至而耄及疾弗能支尚塵秘殿之隆名久玷别都之重寄長江一面恍驚歲月之遷丹陛九重敻隔雲霄之上比膺節召靡俟駕行素願畢陳幸須臾之無死清光在望實咫尺之不違已殫區區控避之詞復拜疊疊便蕃之數恩浸淪於骨髓憂頓迫於膏肓縱欲貪榮若爲報效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聰明稽古恭儉御邦清淨爲心法道家之日損緝熙爲學過周頌之月將特寵微

臣俾留近署臣仰念鴻恩之難報俯憐餘日之無多過竊恩輝自貽顛仆狗馬幾填於溝壑嗟就日之無期麋鹿終戀於山林更籲天而有請

代建康守進職真除謝表

分陪都之重寄引分奚堪疏秘殿之隆名叨榮益甚詔音深切感涕縱橫中謝伏念臣一介賤微半生流落偶際風雲之會起泥塗而望清光誓輸犬馬之勞效涓埃而答殊寵曾無瑣善徒索太倉比自吳門趣還省戶乘

輿既駕將陪羈紲之行帥閫偶虛驟當筦鑰之守攝官未幾失職爲多敢期鳳詔之頒真畀麟符之寄躋書殿高華之選極儒冠遭遇之榮私自揣於非宜恍莫知其所措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聖圖廣大天德清明循名責實而勵百工撥亂興衰以康四海無可無不可一恢覆燾之仁有能有不能兩遂賢愚之分如臣孱瑣未忍棄捐雖云疲瘵之餘猶在使令之數第恨壯心之牢落難酬訓語之丁寧臣敢不黽勉致身馳驅從事嚴儆衛於

宮闈消瘡痍於里閭事君當無擇而安彌堅素志陳力而弗能者止嗣貢危衷

代謝落職表

罪玷風聞宜置身於憲網恩隆天覆止削籍於禁塗久嗟窮谷之抱痾逖想重閽而拜命少寬溝壑莫跂雲霄中謝伏念臣樗櫟材凡斗筲器淺垂髫受業迨五十而無聞結綬登朝豈萬分之有補頃叨持於從橐即退奉於藩符屈指去國者七年叨恩奉祠者三任病無起日

痛欲呼天尚容索米於太倉久念掛冠於神武果勤彈
疏上徹遼流出處語默之乖違有閭巷所羞稱者衣服
飲食之纖悉雖閨門人必知之事始傳聞臣猶駭愕殆
厝躬之無所纔褫職之為輕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御衆
以寛臨下有赫方循名責實之日顧欺世者法豈勝誅
惟赦過宥罪之時雖負譴者罰皆從省謂臣流落之寖
久憐臣災釁之彌深姑斥清班尚寛嚴譴重念臣生其
餘幾目已不明既屏跡以絶游亦冥心而委化不再得

者犬馬既竭之力甚難忘者乾坤未報之恩往矣何追
莫展糜捐之效僉曰不可更蒙含貸之私寵施甚宏省
循益懼臣敢不誦訓辭之深厚諗德意之寛慈息意外
緣專心内訟飯蔬奚念幸已踰於再生結草可為誼不
忘於九死

浮山集卷七

宋 仲并 撰

啓

賀正啓

考圖數貢朝廷蒐講於上儀獻歲發春神物扶持於盛德宜多祥祉来相興居恭惟某官雅量鎮浮高風激濁文行追於前哲譽淌簪纓德業富於當時眷深旒扆欝然介福集此休辰輶車異時藹威名於南國玉堂指日

對寵渥於東風其猥託忌麻阻趨賔廡願乘交泰之會
賢業川流永膺難老之期神禧日茂

賀冬啓

律本吹灰驗微陽之初應天元啓歷嘉品彚之潛萌惟
國宗工膺時純嘏恭惟某官忠貫金石誠格乾坤撥亂
支傾勒休功於彝鼎持盈保泰荷深眷於冕旒亘古所
傳於今為盛歡聲四海欣遘來復之佳辰眉壽千秋茂
對駢臻之多祉某竊食於外戴德方深令序載臨捧觴

阻陪於下列崇墉在望飄蓬永賴於餘休

賀執政啓

光奉制綸登持政柄進正臣治之表公議所歸得君子邦之基羣情共慶初聞告命四起懽謡剏得預於登門顧曷勝於賀廈竊惟王者體元居正允資廟堂左右之良大臣以道事君當得搢紳中外之望粤自厲精有爲之日肆求執德不二之臣特風動於四方亦日新於萬物折遐衝於樽俎銷邊陲未然之憂賛獨化於陶鈞固

宗社無疆之業四方傾屬九陛疇咨蓋將熙帝載而亮天工所賴諶王體而斷國論成湯勇智若伊尹則見而知之帝舜聰明舉皐陶不仁者遠矣恭惟某官高明博大直諒端方領袖士林早擅類雍之令譽淵源學海獨傳鄒魯之遺風傾三峽之詞源高衡陽之紙價踐揚華貫坐振頽波直筆正繩屏豺狼於當道危言讜論鳴鸞鳳於朝陽居江湖之濵而義不忘君處雷霆之下而心惟許國孤忠莫助正色自持列簪橐者幾時領麾符於

數郡柱石本朝而安危獨任權衡多士而邪正坐分雅
推當世之宗工灼見前哲之大體自結今天子之眷丞
升少常伯之聯確乎金石之言每賛邦家之大計炳若
蓍龜之見預懷邊鄙之深憂宜輔冕旒進參鼎鉉果膺
柄用仰副簡知庶因名實之俱孚益建功名於不朽可
久之德可大之業用光輝於禁塗適求厥寧適覲厥成
永賛襄於帝扆舉世所望非某敢私俯惟么麽之微蹤
自念蹉跎於壯歲夫子之牆數仞已幸頻登烏獲之力

千鈞猥蒙借重不假蜡木先容之助遽叨華衮一字之褒榮耀晚生歆艷同輩逮兹顯拜倍劇懽悰三吐哺三握髮之風固共高於相閥一投足一舉手之力兹有望於恩闓欣幸之深敷陳罔既

賀樞密啓

被中宸之眷峻右府之班妙簡清衷增重本兵之寄允符輿望聳聞闢國之謀伏惟某官奥學窮微懿文行遠振英聲於烏府擅大手於鑾坡嘉猷嘉謀睿聽每勤於

日昃危言危行孤忠自表於歲寒挺絶俗之高標富經邦之妙畧蚤登四近協濟萬幾扶天步之艱難上方眷倚賛聖圖之廣大民所具瞻亟上封囊歸從里社卷舒自我甫均琳館之間勲業在人已趣鋒車之召經幄暫資於啓沃樞庭尤賴於賛襄向見啓夷吾顧何憂於江左獨憚汲長孺將坐折於淮南慷慨匪躬從容造膝妙𡨋經綸之策長兹宥密之司其久藉餘輝頃陪末論起舞欣聞於綸綍進趨阻望於門闌前席運籌策殊勲於

彝鼎明廷渙號頒好語於雲霄

賀直院閣學士啓

升華延閣視草禁林宗子維城方賴琢磨之助王言如綍更資潤色之工斯道光輝諸儒歆艷恭惟某官宏達大雅直諒多聞彌高彌堅夫子之立卓爾至剛至大孟軻之氣浩然名早著於膠庠言屢陳於丹陛頃蔚畫省游閟朱輔民惟卧轍之留士念賜環之晚領袖圖書之府無易老成翺翔侍從之班寧容久次宸心彌注輿誦

交歸春秋禮樂而冬夏詩書益贊宗藩之善日月論思而朝夕獻納每輸帝扆之忠仁人之言利博哉先生之業謂勤矣惟九重孝弟之至無所不通頼一時播告之修不遑厥指仍經帷之勸講司翰苑之除書詔其見王者之心辭以鼓天下之動商盤周誥與之同風悍卒武夫至於流涕捨公孰可舉世所推矧惟直學士之密侍清光非若見大夫之備更煩使兹為華選本以優賢地禁職親豈但詞林之寵天工人代即看政柄之持慶頌

惟均壯猷方懋朞久處帡幪之下親承謦欬之餘察肺腑之無他荷齒牙之曲借途窮易感德厚難酬喜竊效於彈冠望非敢過貪甚宜於擊柝惠儻有終懇懇重陳兢兢良切

賀參政啟

肅奉制音寵登政路凜然風采聳遐邇之觀瞻大矣謨謀整乾坤於談笑上方注意士率慰心恭惟某官庠序真儒朝廷元老淵源學海獨追鄒魯之遺風領袖士林

早擅江淮之儁望踐揚華貴坐振頹波墨綬銅章屏豺
狼於當路青蒲白簡鳴鸞鳳於朝陽居江湖之遠而義
不忘君處雷霆之下而心惟許國孤忠莫助直道不容
登禁塗者幾時更左符於數郡柱石本朝而安危自任
權衡多士而邪正坐分毁譽何心水淨而鬚眉可燭險
夷無玷歲寒而松栢後凋獨推當世之宗工灼見前哲
之大體比分閫寄尚欝巖瞻宜昌席之登延果鋒車之趣
名冕旒虛竚方疏三接之榮綸綍洊頒即賛萬幾之重

每念累朝之極治驟惟今日之多艱嘗膽枕戈久勤淵慮救焚拯溺所賴遠謀必求雅望之在人庶使餘波之及物矧封疆廣袤踰千萬里而祖宗積累垂二百年兵戈尚阻於關河烽燧相望於郊甸衣冠淪落介胄創殘雖警蹕所臨天步稍安於吳會而氛祲未殄王靈久隔於咸京方使擅絡繹而來宜廟算躊躇而定蓋圖一時之安者或貽累世之患而慰在天之靈者當因率土之心凡知愛君孰不慮此逮耆英之既用想籌策之無遺

中外傳聞老稚慶躍其賦資極陋謀道弗勤已閱壯齡自慚素志篳門圭竇久甘寂寞之濵皁蓋朱轓昔處幈幪之下嗟莫窺於墻仞幸每造於坐隅聞德人憂時之言得賢者事君之法屢蒙警策退必書紳兩歲於兹屬訟愆於田野千里而遠空懷戀於門闌每慚馳問之踈欣覩除書之下危蹤知免聊自樂於衡茅偉業可量當大書於彛鼎寒威凝沍歲律崢嶸冀精寢餗之調仰副鈞衡之託

賀張參政啓

頒寵命於中宸輟真儒於近侍金華勸講暫辭經幄之遊阜蓋行春聊借侯藩之重凡兹闔境指日俟公恭惟
某官高名聳於士林與學優於聖域長編大軸散珠玉於人間直道忠言感風雲於帝所周旋禁路更踐政扉贊獨化於巖廊夙被冕旒之眷揚仁風於海嶠共傳襦袴之謡軺封入覲於丹墀麻制想聞於渙號藹然輿誦童稚亦知其姓名尚鬱巖瞻父老幾為之嘆息從容五

學左右六經嘉謀嘉猷睿聽每勤於日旰危言危行孤忠自表於嵗寒囊封屢閱綸音誕布雖謂三吳之重敢勤五馬之來淵耳歌謡提封鼓舞五更情壯歡傳鼙鼓之音萬井光華喜動湖山之色已聞引道行遂趨隅某管豹淺聞醯雞後學飄蓬末路曾未許於登龍引領清風顧豈忘於附驥每念未陪於色笑幾思自致於門墻頃寄足於江瀆嘗闗名於棣萼儒宫何有蕭條荆棘之場戎事未休牢落弦歌之地敢歎廣文之官冷共嗟夫

子之道窮伏其几而襲其裳莫追餘韻護吾車而拭吾履未際斯時方注想於旌麾會一新於耳目雖東山之起謝傅寧久於兹而泮水之誦僖公自今以始與兹多士實倍歡悰

賀給事啓

祇奉綸言榮登瑣闥進正臣治之表睿眷彌隆得君子邦之基輿情共慶恭惟某官性鍾至粹學造純仁文藝九流探其源而守之以約詩書萬卷折諸聖而尊其所

開蔚為庠序之表儀偉矣搢紳之領袖三朝舊德一代
儒宗流落累年頋卷舒之在我翺翔要路亦用舍之隨
時道至大而罔容名以久而自著天心遐想於故臣詞
省式還於舊物攀鱗附翼矧惟商宗共學之臣當軸秉
鈞行贊周室中興之運假道東臺之要陞班黄閣之榮
獻納論思正賴回天之力彌縫輔贊共看闢國之謨其
猥以踈庸誤蒙盼睞道路初開於成命鼓舞實倍於常
倫悵白屋之棲遲空負昻霄之念望黄扉之清切良勤

賀厦之心諒惟啓沃之盡忠莫匪經綸之至計輒陳狂斐仰瀆高明竊謂朝廷今日之深憂無若邊界累年之大患兩宮安否之問未及於中原九廟奠獻之儀莫稱於常典一人虛已而願治四方延頸以傾心汴梁淮泗之郊蕩為榛棘荆楚湖湘之地尚厭干戈以二浙閩廣瘡痍之餘奉萬乘鑾輿經常之費兵殭自肆民弱可哀念詩人之美周宣以勞来還定為本而史臣之重漢帝以名實賞罰為先若區區於簿書期會之間蓋碌碌非

社稷安危之計私憂及此公議同之莫若盡行平昔之言式副贊書之意庶幾大慰斯民之望用宏扏救之風

賀除給事中啓

伏審命傳中禁光臨玉筍之班職峻東臺寵冠金閨之彥搢紳聳望朝野增榮恭惟給事德守宮庭行敦坊表學造聖人之閫域言為君子之樞機優游四德之科卓犖九經之庫高文大册散珠玉於人間直道危言聳風標於當世振頹綱於烏府秉史筆於螭坳多士以之心

傾羣邪為之膽落徊翔中外忠嘉自結於主知淹歷歲時聞望益高於羣聽比膺鳳詔入覲楓宸爰進貳於春官亟參華於法從親承帝簡寵拜夕郎密勿於丹墀必有論事回天之力從容於瑣闥將見還詔批敕之風庶幾允當於人心指日進登於柄用某久兹沉落夙在知憐旆梗微蹤固已疲於奔走門闌舊物兹有望於陶鎔瞻頌為深依歸良切

賀建康王帥啓

上聮陪都疇咨近列中頒寵數申命名儒想閭里望公之來庶江山因人而重伏惟其官猷為遠大宇量深閎蔗洙泗之四科表儀當代謹春秋之一字題品諸生烏衣遠紹於故家鶴鷺更高於餘韻卓然儁問揚於要途帝眷指親承謀與聞於宥密宰司分贊譽獨著於彌綸進貳天官益隆人望襜衣揖左右手高映鴛行束帶與賔客言屢持虎節雍容禁闥密邇政扉藹太白之流風頻賜金鑾之名用東坡之故事暫均玉局之間行北闕之詔

還先南州之委寄未幾歡謡之四起自應畫諾之多餘枕籍詩書散英華於翰墨獻歌風月寓談笑於杯觴紀明德遠矣之碑當庶事康哉之日大邦維屏真無負於分符十國為連乃兼司於留鑰咸知大用之漸非惟共理之求方攀餞之傾城已歡迎之接境春風鞞鼓散鐵甕之離聲曉日旌麾動金陵之喜色惟是甘棠之遺愛忍看行李之戒途舉皆祝公長無忘我某奔馳道路睽違門墻飢寒驅之形神瘁矣伶俜顧影連興舐犢之悲

飄蕩浮家自阻登龍之願荷矜憐之有日知愚戇之無他輿憐於垂困之餘受恩於不報之地賀深燕雀望極雲霄僥倖窮途藉餘輝於油幕寅緣他日陪後乘於沙堤

賀荆南方帥啓

伏審欽承明命作鎮雄藩宿望所臨輿情胥慶恭惟某官宏才經世敏識絶人從容於首㴱之間穎悟於耳綿之義備嘗夷險挺忠節之堅明協濟艱難藹事功之顯

白宜膺圖任以究遠猷甫報賜環之歸復膺推轂之遣方叔元老家聲具存荆州上流閫寄尤重勞徠不怠既藉於拊綏儆戒無虞益嚴於守禦惠此南國佗其外墉式遄其歸可拱而俟某趨承惟舊垂照特隆一去門墻洊更歲籥封疆繡錯幸密被於沾濡郵置纚連庶數承於動息其為欣抃實倍等夷

賀章尚書知平江府啓

錫寵命於重闈易左符於會府恩新雨露一麾尚寄於

朱轓喜動湖山萬井竚瞻於畫戟若民與吏式舞且歌
恭惟某官德宇廣深器資肅括淵源與學追還鄒魯之
儒風磊落宏才緣飾龔黃之吏事飛英聲於宇宙充浩
氣於乾坤獨賴何蕃凜凜忠言之猶在可輩蘇武堂堂
大節之莫回翺翔要塗羽儀從橐言皆底績知無不為
密侍昃旒造膝屢陳於妙畫出分符竹下車首振於清
芬幾年弊事之一新千里疲民之相樂中外聳聞於治
最東南就升於雄藩慨念蘇臺舊稱樂土清香久虛於

燕寢無復暴時好音不及於泮宮尤甚今日欣聞渙渥頓有光輝騰竹馬之歡聲起青衿之喜色蓋里閭疲瘵豐年不飽於糟糠而庠序荒蕪多士半依於城闕訟牒紛若儲峙蕭然在我公一舉手之間顧斯民方企踵而待某性資至陋學殖未優頃被命而造朝嘗登門而望履飄蓬末路竊食踰年敢期幺麽之蹤獲處帡幪之下六月徂暑尚煩夙駕於修塗南風其薰想對休祥於令

賀郡守除次對啓

還西清次對之班奉南國承流之寄雖分符便郡未直承明之廬然持槖要塗漸近長安之日雲霄傳命道路均歡恭惟某官材秀儒林譽傾朝宁起斯文於日月充浩氣於乾坤闡詩禮於過庭鄙歆向異同之論告謀猷於造膝高嚴徐侍從之聲載筆螭坳代言鳳掖草創潤色豈惟粉飾於皇猷獻納論思共喜扶持於國論直道不愠於三已抗章自請於一麾以金馬玉堂之鉅儒領

皂蓋朱轓之重寄融趙衰之冬日提封共藉於恩煇凜湘浦之秋風有識皆為之嘆息茲暫還於梓里行入對於楓宸某素荷知憐拱聞寵命與頌交慶已看吾道之生輝匏繫何慚尚賴餘波之借潤鈴齋多暇澤國早寒願為清望以自持當有多祥之來介

賀新知平江府李侍郎啓

頒寵命於丹墀起名儒於琳館漸近長安之日帝眷彌深獲瞻刺史之天民情共慶恭惟某官氣充剛大道極

高明領袖儒林聲早馳於雝泮羽儀近列忠自結於冕
旒入告辰猷溶膺書接由宰士彌綸之地叅貳卿清切
之班操履氷霜凜前輩險夷之節議論金石究生民利
病之源言切當時效見他日正繩直筆宜峩冠烏府之
中大冊高文合視草玉堂之上奉身而退得譽彌休吾
君吾相之深知久應柄用若士若民之屬望倚俟詔還
兹析左符来臨巨屏惟茂苑股肱之郡望重一時亦秣
陵唇齒之邦近畿數舍實中外為之贊喜知朝廷所以

優賢其頃承謦欬之餘猥接茵馮之末狗知有日泥塗自隔於雲霄踵謁無從萍梗尚淹於道路歎三年之吳會限一水於淮山聞大蘇之戒塗語提封而增氣香凝燕寢往者多用於詞人名覆金甌行矣入陪於政路

賀湖州張吏部啓

上使節於七閩畀守符於四水睠懷惟舊頒頌雨露之恩寵命載新煥發湖山之秀公來何暮民睹爭先恭惟某官雅量淵渟高標傑立追前人之軌躅綽見典刑覽

載籍之英華散為詞藻古今緼藉進退雍容鴈序並遊

縈餘歡於四老鵷行暫隅注深眷於九重綸綍載颺旆

旌旋返趣近長安之日少慰輿言來分刺史之天增嚴

輔郡念岧嶤之千里脫兵革於累年華屋塡城白蘋遶

郭淸風明月存舊觀於平時泛宅浮家想勝遊於千載

兹惟便地正以優賢聞千騎之亟來浹四封而咸慶郡

號無事更逢漢家共理之良歲當屢登咸頌張君為政

之樂其託恩門之滋久賴德蔭之非遥庶免譴尤敢云

裨贊騑騮開道豈容十駕之追鷦鷯巢林永遂一枝之樂

賀權府李都運啓

備末屬於是邦相望一水託微蹤於所部久仰二天共傳好語於雲霄更借餘輝於郡邑凡茲闔境指日跂公恭惟其官識造淵微氣充剛大秋霜烈日童稚亦畏其威名北斗泰山士子想聞於風采周旋金馬啓沃丹墀親蒙黃屋之知久繫蒼生之望分符要郡惠愛追循吏

之風持橐執塗獻納得侍臣之體茲持使節重謁帝閽雍容造膝之言慷慨平戎之畧頃吳門之望久著而刺史之座方虛孰慰民瞻聊倚君重五更清壯歡傳鼙鼓之音萬井光輝喜動湖山之色已聞引道良切慰心顧茲淮海之寒生亦玷簪纓之下列儒官何有蕭然荆棘之餘戎事未休無復絃歌之舊上方前席而論道士將鼓篋而樂羣我武惟揚斯文未喪雖東山之起謝傅寧久於茲而泮水之頌僖公不云無望與茲多士實倍歡悰

賀越帥張參政到任啓

榮膺寵渥丕著嘉猷雨露載新暫偃股肱之郡江山改觀已聞襦袴之謡伏惟某官朝宁表儀搢紳領袖高文華國詞章追三代之風偉論經時諫諍得七臣之體旋登政路密贊君謨忠良於以彔征姦邪為之屏息有謀猷則必告成王方仰於君陳非仁義則不言齊君獨推於孟子將登庸於宰路遽就免於兹宫晉室之望謝安何止成功於江左漢帝之尊汲黯猶煩卧治於淮陽

坐令駐蹕之舊邦復見巖廊之元老民歌且舞豈特無愁恨歎息之聲事簡以熙又將布勞来還定之政諒無淹於旬月行入秉於鈞衡其荷德惟深登門最舊久依餘潤更竊鄰封剖符之寄可堪惟自虞於顛覆伐柯之則不遠姑少勵於駑駘

賀郡守到任啓

初還使節就畀使符槩閩嶠之繡衣一方蒙潤森蘭陵之畫戟千里慰心凡在怦㦬尤深抃躍恭惟其官罷貲

宏毅德宇靚深學妙詞源早擅搢紳之譽材優治劇寖高朝著之聲無施不宜所至可紀登朝攬轡不吐剛而茹柔宣化承流毎抑强而扶弱載塗歡頌當宁眷懷增秩賜金巳錫頼州之懋賞鳴珂曳履宜列甘泉之近班嗣續家聲益符人望兹鎮臨於輔郡實拱衛於行都粲扇揚黎庶之風及兹惟夏持槖奉清閑之列諒不崇朝其埸屋寒生塵埃末吏頃備貟於漳水嘗託廕於棣華兹幸會之非常且趨承之不遠爰深燕賀倍切葵傾

宫祠書考謝宰相啓

積愆不赦遽叨望外之恩賦禄無功亦上歲終之考未填溝壑盡出陶鎔伏念某品極凡庸家至寒素少而挾策莫窺門户於六經長矣飄蓬偶綴姓名於一第起於畎畝悅若仕途執求富之鞭本非素志孳為貧之柝自斷此生叨釁守之初除荷化鈞之極力星辰燦夜借光耀於迷塗草木逢春漸萌芽於生意甫雲天之在望遽風木之纏悲俾為良臣毋俾為忠顧何追於往躅願為

人兄不顧爲弟又永已於親歡遄死惟宜羨生何益苟始終無窮之賜起老稚垂困之中力疾造朝望鈞閎甫一再至踊恩佐郡瞻行闕纔咫尺間從容雲水之鄉湍足稻粱之願若無公事索太倉之米者垂二年儻請民情攝刺史之符者累數月當朝廷之極治幸閭里之相安噬臍何追啇杯觴流行之弗戒舉手更賀乃雨露沾濡之無窮煩言沸騰旁觀股栗縱魑魅之未禦豈蓬蓽之敢安生之成之盡矣至矣矛頭淅米已安蹤跡之阽

危爨下得桐尚惜朽材之委棄稍還故秩即渙新恩于以粳糧寛其饘粥雖田園有秋之歲素乏有秋倉廩之登當中外無事之時更享無事祠庭之禄自我庇獲不汝瑕疵家室妻孥共喜賴公而一飽天地父母不能與人以再生此蓋伏遇某官造命寰區肩心宗社格天一德昭垂傑閣之章凌煙元功煥發瀛洲之像生光簡冊增峻陛廉惟堯舜之道陳於前故唐虞之際斯為盛並注冕旒之眷典為保而旦為師相承袞繡之華周拜前

而膺拜後神明所相醫祝何工奚止八葉蕭氏之門真得千歲僖公之壽長令海寓黃童白叟之衆休坐見雲礽紫綬金章之侍側如其不佞撫已有慙淹一年之疾痛呻吟免數口之飢寒憔悴賤固分也安之奚言貧誰使之牢不可避已矣結綬登王畿之望罷籍猶存懷哉索飯啼蕭墻之聲生意殆盡儻使浮沉於州縣或能黽勉於簿書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敢冀三百囷三百廛之富無衣無褐何以卒歲已迫一之日二之日之寒雖犬

馬之力甚德何施惟蛇雀之心中藏無已

謝樞密啓

伏遇某官忠貫天淵心存宗社積精深自得之學而持之無倦負剛毅敢為之氣而守以至誠謂置安則安置危則危常自任天下之重故可仕則仕可止則止每無慚往聖之風直道靡容高標孤映受知明主飛聲本朝批敕瑣闈動悉關於國體侍經邃幄言皆邦於上心訏看黄閣之登先正紫樞之拜豈止三軍五兵之運蓋為

同心一德之求江夏無雙素仰文聲之茂潁川第一吏
看相業之優借高論以噓枯憫窮途而推轂有如孱陋
亦不棄捐其每念饘粥之憂常妨文字之樂茲喜簡書
之暇日庶無飢餓之苦心因得魚而忘筌悟獲麟之絶
筆回念勞生之萬狀尚何啓哉粗得卒業於二書可無
恨矣某敢不誓遵三尺圖報萬分蚤夜以思會計必當
耕當問奴織當問婢益詢利害之詳旱則資舟水則資
車更究低昂之理儻粗了於官事是不忘於故書庶答

深知亦酬素志

謝監務楊秀才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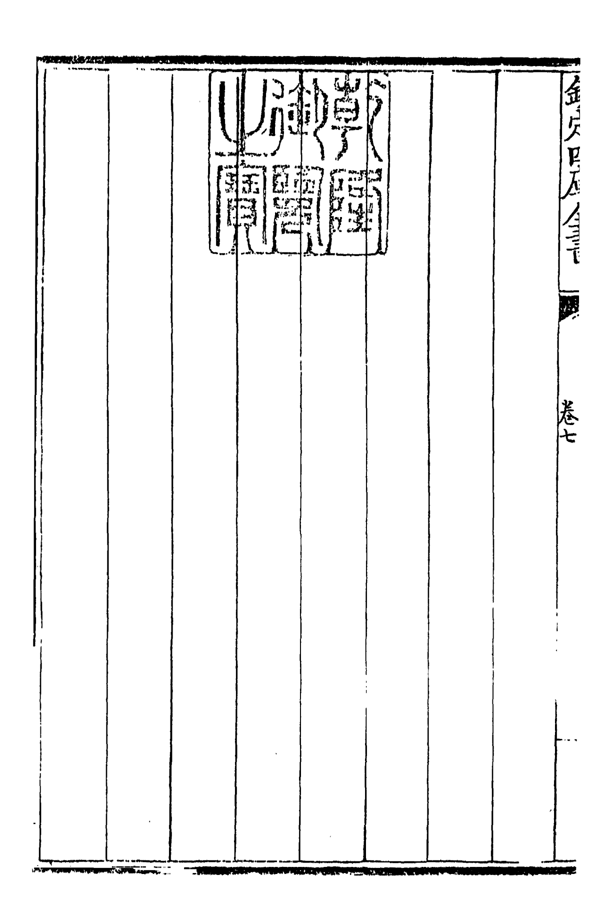
文場類較與觀挨藻之工版籍聯升私喜得人之盛恭以解元先輩嶄然邦彦卓爾髦髦問學淵源明夫子忠恕之旨議論慷慨有賈生通達之才嘗目擊於雄文已心降於大手惟衆人之甲可乙否不能齊議者之异同則一時之盧後王前曷足為大賢之加損方深自訟遽辱移書辭采粲然謙冲過甚藏之篋笥無忘仁者之言

報以瓊瑤有愧古人之意

謝楊參政啓

委在泥塗較錙銖於溝壑濯之江漢覩咫尺於雲霄荷
陶冶之深恩還冠裳之舊觀捫心知感策足來歸伏念
某一介疎愚半生流落簡編糟粕疲早歲之精神言語
風波動中宵之夢寐慣筆門而圭竇負句履而圜冠篆
刻雕蟲聊以自嬉則可畫墁毀瓦將以求食則疎此蓋
伏遇某官篇翰六經聲華四海在布衣而懷公輔之器

游黄卷而得聖賢之心太學諸生願承誨於館下集賢學士覬落筆於中書文淵簪纓眷深旒扆才名夙著何止四十年之間時望自歸嘗冠千萬人之上為東觀石渠之舊德歷螭坳鳳掖之清班辯裁清婉而兼二家之長深厚爾雅而復兩漢之制從容詞禁密勿經帷果以真儒聿登近輔楊雄而止耳未嘗覬非聖之書趙氏其昌乎真能佐有道之主行啓金甌之覆更資木鐸之鳴前疑後丞永贊千齡之運東漸西被悉符平昔之言



乾隆御覽之寶